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张鸿福◎著

② 帝国砥柱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经典书系

左宗棠

张鸿福◎著

② 帝国砥柱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宗棠:全二册 / 张鸿福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5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ISBN 978-7-5354-8690-5

I. ①左…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299号

出品人:尹志勇

责任编辑:田敦国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陈琪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42.25 插页:2页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641千字

全套定价:7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镇反叛锦棠统军	复新疆两宫行赏	001
第二章	懦崇厚辱命误国	弱朝廷亡羊补牢	014
第三章	左宗棠抬棺出征	曾纪泽索还伊犁	025
第四章	倭相府宗棠致哀	养心殿两宫恩赏	038
第五章	宗棠直言兴整顿	太监传旨讨赏钱	051
第六章	章怡委婉道曲直	左相智斗威妥玛	063
第七章	东太后离奇暴崩	胡财神钱通鬼磨	077
第八章	派德标治理河工	帮少荃奏办电报	090
第九章	鸿章偷鸡反蚀米	宗棠外放倒成真	103
第十章	慈禧御批警少荃	升善妙拟治淮案	118
第十一章	宗棠乐助曾后人	走马观花巡上海	130
第十二章	斗洋人护卫出手	计防务处心积虑	143
第十三章	左制台忧心屏藩	袁世凯智平朝乱	157
第十四章	定军心景嵩访越	斩法酋永福划策	172
第十五章	电报兴倾囊相助	越事起和战两难	185
第十六章	黑旗力战拒法酋	慈禧贪权易中枢	201

左宗棠

第十七章	少荃存私挤季高	左相为国入军机	214
第十八章	议和事又生波澜	备战事上下生隙	229
第十九章	船政遭毁巾幗泪	马江惨败臣子恨	242
第二十章	布方略督师福建	选良将急援台湾	254
第二十一章	守国门德榜驻军	谋歼敌子材用计	265
第二十二章	冯军门巧计诱敌	镇南关大败法军	278
第二十三章	李鸿章借刀杀人	胡雪岩屋漏逢雨	289
第二十四章	钱庄起风遭暗算	财神归天猕猴散	303
第二十五章	勇将自刎慰忠烈	贤相寿终归福州	315

第一章

镇反叛锦棠统军
复新疆两宫行赏

五月底,刘松山的大军已经陆续到达古城。那时金顺一军驻在古城西边九十里处的济木萨,刘松山轻骑赶了过去,与他会商攻取乌鲁木齐的事宜。金顺是新疆满人中能征战的,所以左宗棠特意奏请任命他为西征军务帮办,刘松山出关时左宗棠一再叮嘱,要他给金顺面子。

金顺对乌鲁木齐的情形比较清楚,此地只有数千人,并不是叛军据守的重点,他们都云集在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由阿古柏的管家阿斯图统领。

临出关前,左宗棠把收留的当地人拨了十几个给刘松山,其中就有古牧地一带的。他们对当地情形十分熟悉,说从古城进攻古牧地,有两条路可走。大路便于大队人马行军,但水源奇缺;小路则水源丰富,但地势复杂,易守难攻。

刘松山派出的哨探回报,说叛军已在小路要地黄田筑卡布栅,防守十分严密,大路上却只有几十名游骑,目的是诱官军走大路。他和金顺商议之后,决定将计就计,从小路进军。

为了迷惑敌人，他们派出数路人马到大路上寻找水源，开挖水井。他还将作战计划报给左宗棠，左宗棠看了之后完全同意。

为了防止敌人四处窜逃，左宗棠令一支人马进驻敦煌、惠回堡、青山口，这一方面可以保护粮道，一方面可以防御敌军逃窜至陕甘。他还奏请朝廷命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的领兵大臣严加防守，防止敌军逃入漠北。

做好这些准备之后，他又叮嘱刘松山——凡山径小道可通行人者，亦应严密防守，务期滴水不漏。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万不可大意。并严禁滥杀，当地人在叛军的淫威下为其做事，也是迫不得已，只要他们弃暗投明，一律宽大处理。

一切准备就绪，大军兵分两路西进。一路由刘锦棠率军沿大路继续迷惑敌人，另一路由刘松山率精锐沿小路星夜疾行。他们半夜就到达了黄田，并抢先占领了城外的山冈，架起大炮，吹起了号角。

此路敌军以为官军已走大路，早就不以为意，防守十分松懈。没想到官军天降，因此惊慌失措，稍作抵抗后就抛弃辎重，狂奔而逃。

官军跟进追击，一直追到古牧地。在城外，他们正遇到阿古柏派来的两千增援骑兵。刘松山命令军队兵分两路，一路阻截援敌，他则亲率大军攻打古牧地城外的石垒。在炮轰枪击之下，敌军很快就抵挡不住了，弃垒入城。

阿斯图见状，便派人向刘松山求降，并把将士花名册都献了出来，表示只求一条生路，投降后他本人将回到浩罕，永不踏入新疆，而且还将劝说阿古柏也回浩罕。

将领们都认为此间有诈，劝刘松山不可轻信。刘松山一则有当年收复董福祥的先例，二则也是顾惜部卒的生命，所以决定接受阿斯图的投降。

到了约定日期，阿斯图所部移交马匹军械，刘松山亲自过来验看。马匹送过来千余匹，军械在堡外堆了一大堆，最后还有十几个人推着几门大炮出堡了。

哪来的炮呢？递交的降册上并没有载明。刘松山正在疑惑，这几门大炮同时轰响，炮弹就在刘松山的身边爆炸，亲兵把他抢出来时，他的大腿、胸腹都被炸伤了，没过多久就断了气。堡中又冲出几百敌军，人虽不多，但个个用的都是洋枪，火力也很猛，刘松山的部队只好仓皇撤退。

刘锦棠因为在大路诱敌，所以行军较慢，他得到叔叔阵亡的消息时，立即快马加鞭赶到古牧地。此时刘松山的部队群龙无首，全线撤退了二十余里。幸好刘锦棠赶到，从容布置一切，召集众将，宣布奉左宗棠帅令——刘松山如有不测，就由刘锦棠统率大军，人心一时稍定。

刘锦棠年纪虽不到三十，但已跟刘松山征战十余年，与营中诸将渊源颇

深,又好学,又凶悍,威望直逼其叔,他接统大军,无人敢说二话。然后他再写信向左宗棠报丧,并请恕私统大军之罪。

危机暂时渡过了,但阵折大将,对全军士气影响极大,军中弥漫着沮丧的空气。再加上数月未发全饷,士兵们早已是怨气冲天。这时营中哥老会组织借机挑拨,鼓动兵勇叛乱求生。

哥老会源于两湖军中,人会者不论何营何哨,只要亮出身份,便亲如兄弟。他们不认营哨官,只讲兄弟情,这对军令破坏很大。因此,当两位哥老会首领向会众们发话后,两营中的哥老会成员三百多人纷纷响应,他们挟持了营哨官,只等天亮就出营。

刘锦棠在各营中都安插了眼线,他得到消息后,吩咐两个炮营一个骑营立即赶往叛乱的营地,他自己则只率了十几名亲兵先行。到达叛营时,有人前来阻拦,刘锦棠手起刀落,连斩数人,便把叛军镇住了。哥老会头目见他只带十几人,因此并不怕,道:“少统领,您总要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出路千条万条,唯独没有造反叛乱这条。老统领刚刚战死,你们不思报仇雪恨却如此糊涂,对得起谁?”刘锦棠怒斥道。

哥老会头目狡辩道:“少统领这话就错了,当兵首先是为了拿饷,八个月都不发饷了,谁又对得起我们?我们家中有老有小,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去?朝廷拨了上万的银子,都哪里去了?怕是都入了私囊吧?统领们不顾弟兄们死活,我们自然要自己想办法。”

“各省协饷迟迟不到,大帅也是一催再催,大帅是何人?他绝不会贪墨了大家的饷银,这一点本将军非常确信,你们心里也都有数,闹饷不过是你们的借口罢了。你们要是不愿上阵杀敌,就明白提出来,本将军大可以放大家走。但你们要为匪甚至投敌,本将军绝不答应。”

哥老会人多势众,领头的并不畏惧,又问道:“少统领十几个人能挡得住我们吗?”

刘锦棠虽然心里没有把握,但仍然面不改色道:“本将军已派两个炮营和两个骑营将这里团团围住,现在是一只鸟也飞不出去。”随后,他让亲兵发信号,一支“二踢脚”随即蹿到空中。那时骑营刚刚赶到,立即点起火把,到处一片火光。他们又骑马飞奔,让营内看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但刘锦棠知道炮营一时半会儿还赶不到,凭现在的人马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又好言抚慰道:“你们愿走的尽管站出来,本将军绝不为难,还要给你们发两月的满饷。欠饷也会在路上一站一站发给你们,到你们回家前,必定一分一厘不少。为什么呢?就是怕一次发给你们都挥霍了,然后空手回家,如何对得起老婆孩子?你们这帮王八蛋,打仗没得说,可花钱也是大手大脚,本将

军还不知道你们！”这一通骂下来，哥老会的人还真以为刘锦棠要送他们走。

刘锦棠又环视了他们一周，大声道：“你们要走的马上站出来，先在本将军大帐中取银子，把两个月的满饷发了。”

话音刚落，哥老会的人就全站了出来，再加上个别不想打仗的士卒也站了出来，足有四百多人，刘锦棠立即命亲兵回营押六千两现银来，还对两位被叛军控制的营官道：“你们连自己的人都带不好，还当什么营官？带上你的人，都给本将军滚！”

那两位营官带上自己的人撤走了，刘锦棠则围着火堆坐了下来，从容地与哥老会众们闲谈，也是大发牢骚，怪大帅，怪朝廷。哥老会的首领不解，问道：“少统领刚才还骂我们，这会儿怎么也发起牢骚来了？”

“此一时彼一时嘛，你们这些王八蛋马上就不是本将军的人了，本将军又何必再揣着，说几句掏心窝的话又为何不可？”刘锦棠故意不以为然道。

哥老会首领信以为真，就劝刘锦棠入会，说他们宁愿让出大哥的位置。

刘锦棠笑着推辞道：“征战这么多年，本将军也疲倦了，真想跟你们去过无拘无束的日子。但老叔刚阵亡，这个仇本将军总要先报了再说。将来要是入会，你们可不要食言就是。”

就这样聊了大半个晚上，这帮叛军不仅被刘锦棠稳住了，还真拿他当自家兄弟一般。

天亮了，刘锦棠叫来一名亲兵，让他出营传令，让开一条路，准备让弟兄们走，再催快些把饷银运过来。过了不到一个时辰，四匹马驮着饷银就运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在营地上堆着。刘锦棠让两位哥老会首领负责发下去，他们又找了十几个人，分头负责发饷，刘锦棠则趁乱出了营。等哥老会的人发现时，为时已晚。两个炮营同时开炮，营内校场上顿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有人想向外冲，也被乱枪打成了马蜂窝。

随后刘锦棠带人入营，指着横七竖八的尸体道：“老统领尸骨未寒，他们就兴兵作乱，本将军岂能饶了他们？哥老会干扰军令，败坏军纪，不杀何以治军？大帅日夜为粮饷操劳，连自己的养廉银都捐出来了，他们却在这大放厥词，说大帅贪墨粮饷，如果本将军放过这样的人，简直是天理难容。以后胆敢有人闹事作乱，这就是下场。”

“古牧地贼众诈降害死老统领，我大军概不受降！本将军要用他们的血来祭老统领的亡魂！”他拿着马鞭把着古牧地方向，接着又命令亲兵把那些散落在尸体中沾满血腥的银子捡了起来，并吩咐这些银子要赏给那些上阵杀敌的真勇士。

刘锦棠和金顺的部队把古牧地团团围住，并在城外修起了十几座炮台，

居高临下地轰击城墙。很快古牧地的城墙就被轰开了两个缺口，官军号角齐鸣，士气大振，攻了进去。阿斯图眼见无力抵抗，只好打白旗投降。刘锦棠让敌军互相指认，统兵五十人以上的头领全部押到刘松山阵亡之处，一声令下，这些人全部被当场斩首。阿斯图的脑袋也被挂在军旗上，在各营传看。

在阿斯图的房间内，刘锦棠搜到了一封信，从信中得知，古牧地驻扎的都是敌军的精锐，乌鲁木齐其实十分空虚。

刘锦棠和金顺决定一鼓作气，乘胜进军。次日半夜他们就率大军向乌鲁木齐进发，天亮时就兵临城下。据守乌鲁木齐的敌将早已闻风丧胆，于前一天带着随从、女人和珠宝南逃了，守军更没料到官军会来得这样快，立即弃城而逃。官军几乎兵不血刃，就收复了乌鲁木齐。

据守天山北路的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敌军，听到古牧地、乌鲁木齐被官军占领的消息，便知道大势已去，纷纷逃走了。

北疆基本肃清的捷报传到京师，慈禧十分高兴道：“真没想到，仗打了不到三个月，北疆就基本收复了。当初俄国人说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就交还伊犁，现在金顺已任伊犁将军，就让他去和俄国人交涉，刘锦棠继续南下，收复南疆。”

左宗棠收到上谕，立即回奏朝廷，说现在不是向俄国人索还伊犁的时候，也不是收复南疆之时。他指出现在官军还有后顾之忧，俄国人必然会提出苛刻的交还条件。如果我们答应，肯定吃亏不小。如果不答应，俄国人肯定要以武力相威胁。到时俄国与阿古柏相勾结，官军势必腹背受敌，不但南疆收复无望，就连刚收复的地方也有重新陷敌的可能。所以，必须等收复南疆后，大军一意向北，那时候再索还伊犁，不但理直，而且气壮。

至于南疆，现在也不是收复的时候。向南进军必然要翻越天山，而翻越天山必经达坂城。此城在准噶尔语叫阿喇巴尔葛顺，意思是黑虎城，形容地形极为险要。向达坂城东行二百里，就是吐鲁番，向西南行百余里就是托克逊。阿古柏必在三地屯驻重兵，以为犄角之势。

南下必有几场恶战，军粮储备至少要三个月。现在冬天即将来临，冰天雪地，运道已经不通，后勤不能保障，根本无法进军。最关键的是楚军入疆后不少人感染疫病，刘锦棠也病势严重，虽经医治幸免一死，但一时也不能恢复。

慈禧看到回奏后虽心有不甘，但左宗棠说得合情合理，就只好由他去了。

看到左宗棠在新疆又立战功，有人心里就不舒服了，鸡蛋里挑骨头，上奏指责刘锦棠在古牧地杀人太多，说阿斯图已经投降，就应该放一条生路，而且如此重要贼首，应该向朝廷献俘。慈禧不置可否，只让军机处把奏折转抄给左宗棠。

刘锦棠此时已经回到肃州行辕，一则是为了养病，二则是大帅要面授机宜，还有就是他在古牧地擅杀降将一事。左宗棠正为此事恼怒，一见刘锦棠就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刘锦棠初生牛犊，并不服气：“难道大帅以为这些人不该杀吗？”

“他们既已求抚，你就不能滥杀，不然以后谁敢向官军投诚？”左宗棠瞪大眼睛怒斥道。

刘锦棠并不服气，又道：“不受抚就剿，这有什么好说的？”

左宗棠闻言拍案大怒：“是剿是抚本帅自有斟酌，就是你叔叔，像这样的大事也不敢自专。本帅不与你多费口舌，来呀！把刘锦棠送到刘松山的祠堂里，让他待参吧！”

左宗棠西征行辕里设有西征将士祠堂，凡总兵以上阵亡者，都立有牌位，日日香火不断。刘松山是左宗棠倚为臂膀的悍将，他的灵位摆在十分显眼的位置。

案上除了香炉之外，还摆着一沓信稿，全是刘松山写给左宗棠的，有报告大军行止的，有商讨战略战术的，更多的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请示。刘锦棠杀完仇人，只觉得痛快，现在天天看叔叔写的这些信，慢慢也就明白了，像一次斩杀数百人的大事，他岂能独断专行？左宗棠是何许人？他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

冷静下来后，刘锦棠就开始后悔了，如果左宗棠具折参奏，那一奏一个准，他恐怕只有回家扛锄头了。他统军不到半年，已在军中树立起了绝对威信，数万大军指挥自如，驱之如同犬马，正是踌躇满志、立功心切之时，他怎甘心被大帅一纸参奏打发回籍？但他又不甘低头向左宗棠认错，因此焦虑不安，备受煎熬。

其实左宗棠并没有上奏参刘锦棠，但早有人已上了密折，上谕令左宗棠详查回奏。有人向刘锦棠密报了这事，他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想自己顶撞大帅在先，如今又有这份上谕，恐怕要与金戈铁马的日子无缘了。正在懊恼万分，戈什哈突然来请，说大帅要见他。

刘锦棠硬着头皮来到大帐，本以为左宗棠定是怒容满面，没想到进了大帐，左宗棠竟和颜悦色问道：“你想明白了吗？”

“属下想明白了，贼军已降，不该再杀，这是其一。不请大帅军令，擅自行事，这是其二。属下闭门思过，认为这第二个错比第一个更不可饶恕。如果全军上下人人不请军令各行其是，大军就是一盘散沙。”刘锦棠低垂着头道。

“好，你能这么想，就说明你真想明白了。大军在外群龙无首，我实在放心不下，军中事多，你明天就回去吧。”

刘锦棠闻言惊讶道：“大帅就这么放属下回去？”

“不这么放你回去还想怎样？难道你还让我敲锣打鼓送你回去不成？”左宗棠笑道。

“听说有人密参属下，大帅就这么放属下回去，如何向朝廷交代？”

“实话跟你说，正是这份密奏救了你。”左宗棠把上谕递给刘锦棠，“我的属下要赏要罚，要由我发话，别人饶舌，我偏不罚，绝不能让他们指手画脚。”

“大帅不处罚属下，那如何向朝廷交代？”

左宗棠不以为然道：“朝廷还不好打发？我就说你是遵我军令，斩杀悍匪，就把他们的嘴堵上了。朝廷总不能把我这个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撤了吧？”

刘锦棠没想到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跪倒在地道：“属下从此跟定大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左宗棠连忙将他扶起道：“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只要你好好带兵，帮我尽快了结新疆战事就好了。你叔叔是我最倚重的大将，我为此参你，如何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虽然你行事鲁莽，但统军有方，治军有力，打仗有功，我怎能自断臂膀？身为大军统帅，出了事我自然应当担待，你的这点儿事就由我担当就是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你好好带兵去吧。”听了这番话，刘锦棠又是佩服又是感激，眼睛都湿润了。

新疆的冬天来得早，虽是十月却早已冰天雪地。双方都知道明年必有大战，所以都在积极做准备。阿古柏收拢南逃的残兵，又从后路调来数千人马，充实天山防线。

正如左宗棠所料，位于天山的达坂城扼南北咽喉，阿古柏在这里又修筑了新城，并派大总管爱伊达尔呼里率重兵驻守。由达坂城越过天山，就是托克逊，阿古柏在这里新筑两城，由次子海古拉镇守。托克逊东就是吐鲁番，阿古柏命三子率兵驻守。

左宗棠也在调兵遣将，加紧准备。为了筹备明年大战的军粮，他将巴里坤、古城等地的存粮大部分运到乌鲁木齐，并向当地百姓购粮。部队越行越远，如果再靠关内运粮，费用将越来越高，运输也越来越难。所以他一再提醒刘锦棠，军粮要多从当地购买。

为了加强后路，他又奏请朝廷从蒙古抽调一支骑兵负责古城到乌鲁木齐的防务。随后又多次给刘锦棠写信，反复与他商讨如何打好吐鲁番战役。

依刘锦棠之意，应该把古城、巴里坤等地的官军调到乌鲁木齐，集中兵力南下，逐次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和吐鲁番。左宗棠没同意这个意见，他要求兵分三路，分进合击。一路是刘锦棠的楚军，从乌鲁木齐南下，直攻达坂城。另两

路分别从哈密和巴里坤出发,到吐鲁番东面会合,然后合力进攻吐鲁番。然后刘锦棠的部队南下,吐鲁番的官军西进,两军再会攻托克逊。

这样的部署让敌军之间不能相顾,犄角之势也就失去了作用,而且可防敌军向东向北回窜,逼着他们只能向南败逃。

左宗棠还特别叮嘱,官军一定要严明纪律,不可滥杀,不可抢掠,对投诚过来的民众一定要善待,每收复一地立即办好善后,给赈粮,给种子,给种羊。

阿古柏虐待民众,官军抚之以仁,阿古柏贪取于民,官军待之以宽大。当地民众如去虎口入慈母之怀,风声一树,则胜过千军万马,取南疆则易如反掌,而且也是长治久安之策。

一切准备就绪,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四月十四日,刘锦棠率主力一万五千人从乌鲁木齐出发,星夜兼程,三天之后黎明前就兵临达坂城下。敌军事先引湖水灌注城外沼泽,泥水深及马腹。刘锦棠率大军下马涉过泥水,直逼城下。

天亮雾散,敌军才发现官军已经把达坂城团团围住,惊慌失措。刘锦棠骑马巡视阵地,还让士兵喊话道:“城上的人听清了,本将军是新疆前敌营务处总办刘锦棠,已围住了达坂城。如果你们现在投降,除首恶外,官军概不追究。如果负隅顽抗,城破后一个不留!”

城上弹如雨下,亲兵多人受伤,刘锦棠的战马也受重创。众人都劝他快进战壕,他坚决不同意:“不,本将军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我楚军男儿不是贪生之辈,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英雄好汉。”

这一招果然十分厉害,城内敌军本来就缺乏斗志,如今见官军视死如归,更是胆战心惊,头领们找到大总管爱伊达尔呼里,要求突围西走。当天夜里就有民众逃出城来,报告城内情况。刘锦棠得知敌军已无斗志,命令士兵每人点起两支火把,稀疏列阵,城外亮如白昼。敌军登城而望,不知官军到底有多少人,更加心惊胆战。

第二天官军几十门大炮运到,立即开炮轰城,炸毁了数段城墙。有一炮还击中城内火药库,一声巨响,如山崩地裂,又加上正刮大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迅速蔓延。经过半天的战斗,敌军被击毙两千余人,其余的人纷纷投降,阿古柏的大总管也成了俘虏,南疆第一门户重镇被官军攻克。按左宗棠的吩咐,刘锦棠将被胁迫附敌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民众一千余人一律释放,并发给衣服粮食,让他们各归原籍。

官军未在达坂城停留,就分出三千人前去支援东路收复吐鲁番,而刘锦棠则亲率大军直赴托克逊。当大军逼近托克逊时,早有维吾尔族民众逃出城来报告托克逊敌军的情况——前天阿古柏的三子刚从吐鲁番逃来,他的部众

正在四处掳掠,准备继续西逃。

他本来是守吐鲁番的,可听说东路两支清军正在向吐鲁番进军,就留下部将守城,率亲信逃到了托克逊。他见托克逊也不可久守,就劝二哥海古拉也赶紧逃走。

刘锦棠赶到托克逊城下时,正遇敌军逃走,双方在城下激战了不到一个时辰,敌军就溃败远逃了。刘锦棠率军进城,出榜安民,从哈密、吐鲁番等地被裹胁而来的各族同胞两万余人,或回原籍或住留托克逊一任其便,百姓对官军更加畏服。

吐鲁番的战事也十分顺利,两军扫清了吐鲁番外围后,刘锦棠派去的三千援军恰好从北面赶到,敌军猝不及防,惊骇万分,纷纷溃逃。官军入城,获得了大量粮食弹药。

西征军收复达坂城、托克逊和吐鲁番,前后不到二十天,其进展大出所料。三地收复,南疆便门户洞开。而且在不到二十天的战斗中,阿古柏损失兵力达两万余人,几乎是他部队的一半。他深感绝望,日夜忧心。

从托克逊溃退过来的次子海古拉,见父汗再无从前雄风,就起了夺位之心。他在酒中下药毒死了阿古柏,并伪造遗命继承了哲德沙尔汗位。他任命三弟为大将军,驻守库尔勒,他则带着阿古柏的尸体一直西逃,打算逃到喀什噶尔,结果在半路就被大哥伯克胡里杀死。

伯克胡里占据了喀什噶尔,自立为哲德沙尔大汗,阿古柏的三子又率军将伯克胡里杀死,自立为汗。看到阿古柏势力穷途末路,原先归附他们的人便派信使北上,向官军求降。

就在这关键时刻,朝廷却有人建议停止西征。首先上奏的便是库伦领兵大臣,他的理由是官军已有立足之地,这时停止西征,册封酋首,让他们各领本族,新疆可安,兵费可省。而此观点竟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

英国人此时也插足进来。那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作战,英国担心俄国进一步在中亚扩张,威胁到它的殖民地印度,希望维护阿古柏政权,作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刚归国的前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受命多次找大清驻英公使郭嵩焘,劝他上奏朝廷,建议停止西征。

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左宗棠曾参劾他去职。后来在李鸿章的举荐下他东山再起,出任了第一任驻英公使。他在英国多年,对西洋文明有着更多的认识,提出了兴修铁路、发展电报、开矿采煤、禁绝鸦片等建议。由于太了解西洋的强大,他因此不免少了些自信,接受了威妥玛的建议,果真上折建议停止西征。

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受政府训令,找到李鸿章传话:“喀什噶尔等

地离安集延很近，而离中国却有数千里，即使勉强收复了，将来也难以久守。现在左宗棠西征一年军费近一千万两，这些银子足以买七八艘最先进的军舰，完全可以组建起一支舰队。大人日日为海防不安，何不建议朝廷停止西征，让阿古柏的部众自立为国，奉中国为上国，这样中国多了一个屏藩，省了西征及将来驻兵之费，这是多好的事啊！”

赫德的建议令李鸿章十分动心，但他已被倭仁骂过了一次卖国贼，赫德的话他也不好再传，于是便说道：“人人都知道我与左帅不睦，西征之事我不便多说，所以这些话我不好传。但你可以直接向总理衙门提议，恭亲王、宝尚书等人在西征上还是十分慎重的。”

赫德打听到宝鋆在总理衙门当值之时，便送去了他的建议，并与宝鋆长谈一个多时辰。宝鋆对赫德的意见深以为然，便以总理衙门的名义把赫德的意见上奏给朝廷。

文祥见西征又要生波折，连忙再找倭仁，倭仁上折极力反对，因此朝廷就是否停止西征的问题又争论起来。文祥一如既往地支持西征，他道：“当初西征之时，不少人都担心旷日持久，结果仗一开始，不到三个月就收复了北疆；南疆门户吐鲁番、达坂、托克逊不到二十天就全部克复，这是何等的顺利？现在西征情况只有左宗棠最有资格说话，为何不听听他的意见再下定论？”

慈禧点了点头：“是啊！我们应该先听听左宗棠的意见。”

左宗棠见郭嵩焘竟然提出停止西征，拍案大骂他简直给湖南人丢脸，絮絮叨叨了一上午，无论谁去他的大帐，无论所回何事，他都必然要先大骂郭嵩焘一番。他对赫德向来无好感，骂得更凶。他回奏朝廷道——

南疆尺土寸地都是大清版图，怎容阿古柏占据？官军正可乘此神威，恢复旧疆，何许英人饶舌？收复南疆必有恶战，但敌军分崩离析，正可乘胜进击，为何半途而废？赫德所言更是荒谬，中国离他国近地甚多，难道都要割让？

西征不可停，新疆不可不复，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

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餉，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朝廷见左宗棠态度如此坚决，而且新疆军事又是如此顺利，此时停止西征实在心有不甘，所以下旨给左宗棠——

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歼除丑类，以竟全功。该大臣亲总师干，自以灭此朝食为念。着左宗棠统筹全局，精心谋划，为朝廷抒西顾之忧。

光绪三年秋天，军粮到齐，天气凉爽，左宗棠命刘锦棠率部西进，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战役。

所谓南疆八城，是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南路后，建立的八座城池，即天山脚下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喀喇沙尔、库车、乌什、阿克苏，此为东四城，因为较穷而称“穷四城”，继续往西往南，则是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这里物产较为丰富，商业发达，被称为“富四城”。

刘锦棠自八月二十五日从托克逊出发，十月已逼近喀喇沙尔、库尔勒。敌军为了迟滞官军行动，引开都河水灌注，使这一带成为一片泽国，深的地方可以没顶。

当地百姓踊跃当向导，带领大军渡泽国，跨洪流，于十月七日到达喀喇沙尔。此时城内已水深数尺，一无所有。九日之后，大军又抵达库尔勒，这里本是阿古柏三子亲自驻守的地方，现在竟也变成一座空城。清军过沼泽时将粮食辎重大部分丢弃，此时军粮严重不足，一时陷于困境，急求后方抢运。

左宗棠焦急万分，一面督促从托克逊等地抢运，一面提醒刘锦棠向民众求援。官军因纪律严明，深得百姓拥戴，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大军掘出窖藏粮食十余万斤，解了燃眉之急。三天后军粮源源运到，大军无断粮之忧，继续西进，六天急行军九百余里，一路之上数次杀溃敌军，救出被胁迫民众十万余人，歼灭敌军数千，收复了库车。在库车城，大军又缴获大批军粮，羊一万二千只，西瓜近万斤。

左宗棠得到捷报，十分高兴，新疆是肥腴之地、不可轻弃，此就是最好证明。于是他将刘锦棠的南疆见闻上奏朝廷，慈禧看了也是十分高兴，感慨道：“当初有人说新疆是数千里之荒地，真是大谬不然。”

左宗棠又复信给刘锦棠，让他一定要做好善后，在各城设赈局，督促百姓耕种放牧。随后还要修筑道路，添造船只，修设驿站，便利军民客商。

西征军紧紧追敌不放，一路之上敌军虽数次摆阵接仗，但都是一打即溃，官军越战越勇，敌军胆气日寒。官军每到一城，都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而阿古柏三子再施诱骗胁迫的伎俩已不管用，阿克苏等城民众已关闭城门，不许他进城，原先附敌的清军及地方武装也纷纷倒戈。这样到十一月中旬，官军就收复了喀什噶尔，继而又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和田。至此，南疆全境收复，阿古柏的三子仅率少数亲信逃到了俄国境内。

沦陷十三年之久，面积一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新疆，除了伊犁外，大部被收复了。这样大的战役，从光绪二年六月初一到九月二十一日，收复北疆历时不到四个月；从光绪三年三月初一日到十三日，收复南疆门户，不到半个月；从七月十七日到十月二十九日，收复南疆，也只用了四个多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敌军手中收复沦丧十几年的大片国土，用兵如此神速，史所罕见。

……

天还没亮，急促的马蹄声便打破了京师的安静。

养心殿内，早朝未散，两宫皇太后正在听政。李莲英擎着明黄的盒子走进大殿，跪倒在地道：“启禀太后，新疆六百里急报到。”

慈禧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慈安也紧张得脸色有些难看。这样的情形有过前例，那次是曾国荃有捷报进京，当时战事凶险，还以为是败报，把大家吓得胆战心惊。恭亲王估计十有八九是捷报，但又不能妄猜，只盼着慈禧快些拆开。

慈禧有意慢吞吞地拆开密折，看着看着眉头就渐渐舒展了，到了最后竟然爽朗地笑了起来，道：“姐姐，左宗棠收复新疆了！”

大家立即跪倒在地，齐声高呼道：“贺喜太后！”

李莲英把折子递给众人看，大家顾不得礼仪，凑在一堆争着传看。

慈禧一脸喜色笑道：“左宗棠从光绪元年六月钦差督办新疆军务，至今年彻底击败贼军匪众，不过两年半的时间。西征军好像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发动进攻吧？算起来真正征战不过一年半的时间，真是大出意外。姐姐，你说咱们该怎么赏赐左宗棠？”

“臣以为收复新疆，左宗棠功劳极大，可按照道光年间长龄平定叛匪张格尔封公的例子，封左宗棠为一等公爵。”文祥兴致勃勃提议。

恭亲王则不赞同，摇摇头道：“封公恐怕不合适。曾国藩克复金陵，只封了一等侯。左宗棠是曾国藩推荐的，他所率最得力的老湘营原是曾国藩的部队，将领刘松山也是曾国藩所举荐，如果左宗棠封公，那么从前赐封曾国藩未免就太薄了。”

“有道理，汉人封爵，不能超过曾国藩。”慈禧点了点头道。

一直保持沉默的慈安则问道：“左宗棠现在是什么爵位呀？”